不輟可成丘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大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類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側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鍾石曰磬舜文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干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約也堯舜禹湯法藉殊類得民心一也（侯一於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涕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花土龍致雨物）臨菑之女織紝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惑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寡繳志有感故纂續曰纂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

抮和切適舉坐而善（於韓韓其和更作急詩敏捷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財生也）故海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海猶病也）晉陽處父代楚以救江故解捍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捌擊伉推伉擊其要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宜（賊害宜宜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期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牛死高端君命為誕雖然以存國故不知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特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人間訓（人間之事言先之中微得病之端及存亡之幾也）

清淳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乘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蛭（蛭蟻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

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户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閒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而不辭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丘者其地磽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有瘠谷後有莊丘名醜荊人鬼尊好鬼也越人機樣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絀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挹藏之家必有殃挹藏謂貪家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是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李氏之臣也陽虎奉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顏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採之不窮不窮言無盡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顏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脅袪袂出之者怒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目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穀以自稱也人君謙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

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瘖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官之奇諫官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

爲秦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於咸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背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生先生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梘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成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橈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竚然善也竚高而柱顛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友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無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薛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國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

覆之於人也寒不能燠（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覆覆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夜二）背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過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裹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之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伯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裹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裹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裹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裹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夜二）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藉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未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糧粟而至（服牛也糧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輒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

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鼓）魏閔倫曰鼓之嗇夫閔倫知之（魏閔倫晉人也）請無罷或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閔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閔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賈）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西乙白乙孟明）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殺殺）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衛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誅二）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喊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倫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亂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隳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避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

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建既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无忌无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豢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宇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宇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劉索之離朱明目物極疾利搏墨拾瓦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恍而後能得之忽恍黃帝臣也忽恍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禍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恩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溞若鼷穴一樸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失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臺雲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雍疽之必潰也所溺者多矣溺汚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子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搆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助○芥菜佳其雞翅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罔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讎毀讎也曰檮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惰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

失遂興兵以救之郕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如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蔡侯姬蕩舟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夫也）禍生而不蕃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蚤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骈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衾而用運也耳

塘有萬穴（北說隨陵之有萬穴）塞有十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缺）聖人見之審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皆楚大夫令尹子國）毀羹而熱投危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有（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其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翮（翮大翮之末也）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青雲）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蕩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筍施其衣被（施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裨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內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猶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錄圖者於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蒙公蒙恬也）將（將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北擊還水（還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赤羽翠翠羽）珠璣（美者爲珠圓者爲璣）乃使尉屠雎（尉屠雎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鍾城之嶺（鍾城在武陵西南接營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也）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甌君譯吁宋（西甌越人譯吁宋西甌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畎畝婦人不得刻麻考績（考績成）羸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衝（箕會以箕於衝會歟）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爲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史以爲四宅不止益）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旬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開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開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德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爲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晝不暢（暢申達）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茶杜蓋（申茶杜蓋皆香中也）（二十一）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臑（臑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羲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洋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燕代說子噲讓國逢車攻齊代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宦人得戟則以刈葵宦人（宦侍）盲者得鏡則以蓋扈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為師者而誅）陳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儘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廟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二十二）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俠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焉（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湯教祀網者而四十國朝（背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泊雷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銘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藩賜人於樾下（武王哀賜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盛也）（二十三）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

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實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案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鶉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因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者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因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殺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爲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東二）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以爲著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二十四）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太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振胥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言物皆可柰而治也）有人無柰何（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東二）（二十五）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鶉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穀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鶉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磌建告石乞（磌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兇篙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舉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踹足而怒踹蹴足曰子發視狄吾罪而被吾刑恣之憯於骨髓憯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要二十六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實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住足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鷙悍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illegible]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疲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脩務訓脩飭務趣聖人趣時歷數而行之謂之道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知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也言嘗問之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知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蜯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穀參桑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墝瘠也墝埆也墝埆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一

比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使其民必加仁愛過之知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幽都今爾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者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南極之山三